

1949

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短篇小说卷

〈中〉

李锐
◆ 主编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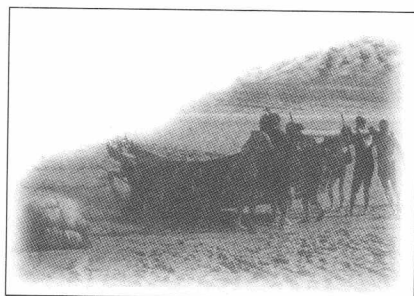
1390380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

短篇小说卷

〈中〉



李锐
◆ 主 编
段崇轩
◆ 副主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390380

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1949—1999

短篇小说卷（中）

酒醉方醒
三千万
拉骆驼的女人
柳大翠一家的故事
两只羴羊
连阴雨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明珠放彩
为我们干杯
楼铃叮当的季节
风烛残年
追悔
花花牛
姐姐
斑蹄儿
晨雾
那是个幽幽的湖
心病
合坟
银手镯
小老五



酒醉方醒

◆ 杨茂林

春节，是农村中最欢乐的一个节日。今年的春节，更是胜似往常，因为人心顺了，手头也比较宽了。你看那麻炮、鞭炮一家比一家买得多，石炭旺火一家比一家垒得高。清晨起来，家家忙着发旺火，户户争先放花炮，真有个传统节日的气象。

不过，就在这最欢乐的节日里，也有心里极不痛快的人。心强好胜的生产队队长董明理，自己觉得并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，有点毛病也很普通，却在年前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中落选了。他心绪烦乱，看见什么都不顺眼。宝贝儿子肉娃在院里响鞭炮，他嫌吵得慌，从家里跑到院里，一把将孩子点炮的麻杆火夺了去，掷在地下，引得孩子不吉不利地哭了一场，气得温顺善良的老婆怒上眉梢，一早晨撅着嘴不待理他。小花猫平素爱卧到他怀里“呼噜呼噜”念经，此刻刚刚跳到他的大腿上，就被他一巴掌刮到了地下。

“老哥，过年好吧？”

“啊，通好，通好。哈哈……”

——明理家的院落紧临大街。听得清楚，这阵儿人们已经走上街头，互相客客气气地贺年道喜了，他家还没开始吃

饭。

老婆端上了饺子，端上了冷菜、热菜，明理拿起了筷子，却迟迟不动，习惯地等着什么。

老婆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呀，还想喝酒？喝凉水，水瓮底子也干了。”

唉，真是的！他当了七年队长，自个儿很少担水，水瓮老是满满的；自个儿很少打过酒，各色各样的酒天天喝也喝不完。这样一来，习惯成自然了。年前自己下了台，本该想到担水、打酒这类事，可是偏偏又给忘了。

明理点起一支香烟，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没酒就不喝了。我现在明白啦，自己倒霉就倒在这上头。今后我要戒酒啦！”

“哼，你能？”老婆剐了他一眼，转过身，推开里间屋，从窗台上成排成排的空酒瓶里为他寻酒去了。她知道丈夫一下台，就不会有人送酒了，可她年前故意没有给他去打酒，想让他受点制，清醒清醒。此刻，她又觉得丈夫大年时节喝不上盅酒，有点儿可怜了。不一会儿，她面带喜色地拿出大半瓶酒来，说：“哎哟，算你有点福气：今儿个过大年，没有缺了你的酒，还是汾酒呢！”

明理接过酒瓶一看，大嘴一咧说：“嗨，这就是那个灰皮刘二给我送的假汾酒嘛。瓶子是老白汾的瓶子，里面装的是薯干酒，当时我一喝就尝出来了。我还没有跟那小子算账呢。”

老婆压低嗓门说：“你跟人家算什么账？他求你调剂麦子，你还没给人家办了。人家不找你的后账就够便宜啦！——我说，你倒是喝不喝？不喝，我可就放了。”

“我喝，我喝。”明理紧紧地抱住瓶子说，“反正我就喝今天这一回了！”

爱喝酒的人，有了酒就似乎就有了一切。明理自斟自饮地喝了半瓶子酒，喝得头昏脑涨，只吃了几个饺子，就让老婆把饭菜统统收拾下去了。

从一大早起来到吃罢饭，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过。只听得一伙伙又说又笑的人们从他家门前经过，就是谁也不曾进来。老婆想到往年这阵儿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，不禁感慨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如今人们的眼皮子多薄！你当队长那会儿，天天起来像拜年一样地往咱家里跑；现在你下台了，没用了，过大年反倒没人来拜年了。连跟你关系最好的人，也都不见面了。”

肉娃下意识地掏了掏自己的空口袋说：“娘，他们不来拜年，咱去给他们拜年吧！”—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，“拜年”就是人们一进来就给他的口袋里塞“压岁钱”，塞花生、核桃、糖蛋蛋。今年没一个人来拜年，自然连他都感到孤寂无趣了。

可想而知，明理的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。一个一帆风顺起来的人，一个多年受人捧敬的人，突然陷入无人理睬的孤独境地，心里又苦闷又懊恼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没人来，这倒清静，咱也不稀罕他们来。”他随手拉了一个靠枕，边往下躺边说，“我要睡觉啦！我要把当干部亏下的觉，好好地补一补！”

这时，肉娃拉着他娘的手，嚷嚷着要到街上去看热闹。他娘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罩起苹果绿头巾，套上黑呢褂子，似乎也有意出去散散心。但她一定神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便把头巾往下一拉，说：“娘不出去啦，你也就在院里耍吧。”

“我不！我不！”肉娃摇着身子撒娇地说。

明理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：“你带上孩子出去吧。怕

啥？谁能把你吃了？”

老婆不悦地看了他一眼，轻轻地吁了口气，重新罩起头巾，不大情愿地拖着孩子往外走去。

待她娘儿俩出去以后，明理把脑袋用棉袄一蒙，借着酒劲儿很快就呼呼入睡了。

一个心情忧郁的人，睡觉很难睡得结实。忽然，他在朦胧之中听见有人走进院来，声音响响地叫了一声“明理哥”，而且他很快就判断出，进来的是原大队科研组组长，现在接替了队长职务的董开生。但是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竟连一声也没吭。

开生走进屋子一看，才知道明理在蒙头睡觉。他又轻轻地叫了声“明理哥”，还是没有回应。他用手摸摸当炕卧着的小花猫，耐心地等待明理醒来。他看见铁炉里的火快要熄灭了，忙弯下腰，替主人取了几块石炭添上。然后，坐在炕边，从口袋里掏出旱烟布袋和卷烟纸，从容不迫地卷了一支烟，点着抽起来。他在地踱了踱，回头看看明理还是睡得纹丝不动，这才不声不响地离去。

这一切过程，明理心里模模糊糊是知道的，可他就是装成睡相，没有起来接待人家。等门铃一响，开生迈出街门的时候，他才猛地坐起来，从窗玻璃上看着人家的背影自我诅咒道：你还像个人吗？开生是人人喝采的好后生，人家当了队长还瞧得起你来看你，你怎么能假装睡觉不接待人家呢？

明理摇了摇发昏发涨的脑袋，又少精没神地躺了下去。过了一阵儿，门铃“当啷”一响，第二个来访者又走进了院里。明理坐起来，透过明净的玻璃窗往外一瞧，只见进来的正是他心中最害怕见到的灰皮刘二。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

“明理老弟，过年好吧！”刘二跨进屋子，尿臊打人地给

他拜年了。

明理深知他来者不善，不便惹他，强装笑脸道：“你好，你好。”他连忙向刘二敬上一支香烟。

刘二昂首望天地说：“不吸。”

“你坐吧！”明理忙张罗着给他倒茶水。

“不坐啦！”刘二冷冰冰地说，“老妈害病，老婆又快坐月子了，调剂不下细粮，伙计顾不上坐啦。明理，我求你办的事，你也没办成，要不把我的酒拿来吧，我好再求个人。”

明理一听，顿时气得脸都煞白了。他压了压火气说：“你的酒我喝了，我以后还你好啦。”

刘二说：“伙计如果不是急用，也不会大年初一来找你要的。——这样吧，你要喝了酒，那就把空瓶子给我吧，我还有用呢。”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瞅见他的汾酒瓶子在柜上放着，没等明理答话，就把空瓶子拿在手上掂了一掂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，转身走出去了。

刘二走后，明理如痴如狂地跌坐在炕沿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他想到，既然有人会登门要酒，那么，以前自己盖房、买缝纫机借了人们许多钱，现在也得准备清还了。他在愤懑之余，不免感到阵阵心寒。

不一会儿，老婆、孩子回来了。只见孩子用手揉着眼睛“呜呜”地哭，老婆的脸色也像霜打过的一样，很不好看。他惊异问：“咋啦？”

老婆一声不吭。孩子看了他一眼，反而放大声哭了起来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啦？”明理青筋暴涨地问。

“我本来不想出去，硬是你要让出去……”老婆把头巾往柜上一甩，噘着嘴说。

“遇了啥事，你倒是说呀！”明理烦躁地说。

老婆抹了两把泪，满含委屈地说：“我走到街上，人们少言慢语的，就够败兴了，肉娃同娃娃们一块耍，又叫人家推打了两把，还说什么：‘你老子不当队长啦，还叫人怕你吗？’我拉着肉娃往回走，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地说：‘你们瞧，那个靠众人的饼干喂大的胖娃娃，如今没人送饼干了，气得哭鼻子哩！……’”

“啊？这是谁说的？”明理把眼睛瞪得牛蛋似地问。

“还有谁？——你那最相好的！”老婆说话时，气得把脸都变了形。

一提最相好的，明理首先想到了老朋友王诚。他和王诚从小就是戏台上的鼓槌——互相离不开的一对儿。王诚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也是个性格怪僻的人。他爱看古书，爱讲故事，也爱弹三弦、拉二胡，就是不爱当官儿，连个小组长之类的官儿也没当过，对那号不对脾气的人，他常常是傲目而视，多话不说；对自己的好朋友，总爱掏出血心来说话。

明理初当队长的时候，王诚处处怕他干不好，一看出什么毛病，一听到什么反映，就给他掏耳朵。他也多少能听一些。可是，过了不久，明理染上了一种拿权弄势、行贿受贿的“流行病”，“温度”升高了，耳朵也就填实了。

这年春天，正是春耕大忙季节，明理张罗着要盖新房。消息一传开，有的社员主动去给他帮工打土坯，有的社员主动借钱给他买砖石，王诚却跑去劝他说：“我看你的旧房还挺固实的，为什么要急着拉倒盖新房？你把生产领导好了，晚几年再盖也不迟嘛。”明理冷冷地说：“计划已经定了，你就不要说了。”王诚呢，偏要说：“盖吧，盖吧。李闯王进了京了，还能不修修金銮殿？在台下时，你也反对过别人搞特

权；上了台，你可不比别人强多少。”

尽管王诚左劝右说，可就是方话不入圆耳朵。之后，明理嫌王诚在自己身边多嘴多舌，碍手碍脚，就把他“照顾”到县办水库工地去了。

王诚因为经常闹胃病，吃不下饭，身体比较瘦弱，本来是不适宜上水库的。既然明理不考虑这一点，派他上水库，他也不会低声下气向他求情。他二话没说，打起铺盖，就同一伙年轻人来到水库工地。他虽然吃饭吃不过年轻人，干活却不落后。有一天，他拉着平车正在飞跑，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，摔倒在地，满载石头的重车把他的一条腿给砸断了。他在县里住了几个月医院，明理虽然拿着苹果、罐头去看他，但是两人再也不能交心了。对于村里的工作，王诚总还是想问询问问；对于明理个人的毛病，他就只字不提了。

自从他俩关系疏远之后，群众对明理的意见就越来越大，越积越多了。可是，他就是占着一条，跟公社、大队干部的关系搞得好，有人给他撑腰，谁也动他不得。今年春节前夕，按照新精神，一搞无记名投票选举，明理才傻了眼：他跟董开生的得票竟然差了一百多张。公社、大队认为这次选举有问题，怀疑有人捣了鬼，要社员重选。公社唐主任也亲自到会监督。没想到，第二次选举，明理的得票数反而减少了。

在选举会结束之后，人们摩肩擦背地往外走的时候，明理忽然发现王诚用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他，然后转过了头，没有理他。他一定对自己不满得很，恐怕再也瞧不起自己了。看看，今天过大年，他也不来了。难道，如今大街上说风凉话的就是他？

明理沉思片刻，对老婆说：“你说不会是王诚吧？”

老婆说：“不是。是这几年跟咱处得挺不错的白有义。”

白有义，是明理的斜对门邻居。他在县剧团里混过几年饭，六二年精减压缩时回了村。这个人，会修手表，会修自行车，还会吹牛拍马，投机钻营。许多人对他是既不喜欢，又离不开。别看他很少下地劳动，每年挣的工分却比一个好劳力还多。他的诀窍是，谁当队长巴结谁。

明理当队长以后，第一个给明理家送烧酒、饼干的是他，经常请明理一块喝酒的也是他。有一次，他跟明理在一块儿喝酒，左右手腕上一面戴着一只明晃晃的手表。明理看见眼馋地说：“等什么时候表减了价，咱也得买一块戴戴。”白有义随手取下一只手表就送给了他。他问多少钱，凑了八十元钱给白有义，白有义说：“伙计实对你说吧，这块表的零件是我胡配的。走得挺好。你要买，给一百二十块钱我也不卖；你要用，伙计白送给你也情愿。不过，你要是为了免闲言，我收上你二十块钱算了。”明理二十块钱买下了值一百二十块钱的表，自然高兴。从此，他就把白有义看成了好朋友，白有义就成了他家的座上客。

白有义在自己家里懒得挑水，进了明理家，却是看见水瓮不满就去挑水，听见猪叫唤就去喂猪。人们说，白有义是队长的“二管家”。自然，明理也不会亏待于他。首先，照顾他当了队上的实物保管，又照顾他儿子当了工人，照顾他闺女看了电磨，还照顾他老婆给下乡蹲点的干部们做饭。一家人明里挣，暗里捞，就像白面里揉上了小苏打，很快就发了。不到二年工夫，就不费力地盖起明晃晃的七间新瓦房。

明理左思右想，自己没有对不起白有义的地方，没想到如今他竟然说开了自己的坏话！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知

海知水不知深哪！

明理撩起袖口，看了看物美价廉的手表，时针已经指向10点了。他转身对老婆说：“给我把那件新褂子取出来。”

“你要咋？”

“我要出去兜一圈，看看像白有义这些乌龟王八蛋怎样对待我……”

老婆给他从柜里取出新涤纶褂子，双手递给他，又用迟疑的目光看着他说：“要我说，你还是不出去吧！”

明理一边穿褂子，一边自我打气道：“我现在虽然不当队长长了，还是个共产党员嘛，为什么就不敢露面了呢？”

明理执意要出去，老婆没敢再阻拦。肉娃转动着圆眼睛看了看他，叫了声“爸爸”，本想跟他一起出去“拜年”，又见他黑封着个脸，不跟自己热乎，也就没敢提出来。

明理整整衣冠，“吭吭”地咳嗽两声，迈步走出了自家的街门，大步朝前走去。

没走几步，来到了斜对门邻居白有义家门前。这时，白有义正好从门缝里探出头来，眨动着滴溜溜的两只老鼠眼睛看了看他，然后又把脑袋往里一缩，“嘎通”一声关上了门。这小子，也许是看见下台的队长已经不屑一顾，也许是背后刚说了诽谤人家的坏话，感到不大好意思了吧。可他在门缝里这么一闪，却把明理气得七窍生烟，仁窟窿出气。

明理精神上吃了败仗，顿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实在迈不动了。他想调头往自己家里返，又怕老婆奚落他，便鼓了鼓勇气，继续往前走。

不远处，向阳的门楼院门前，站着一堆穿得齐齐整整的年轻人，他们正在快快活活地谈论着什么。明理硬着头皮朝这边走来。还好，有几个人还同他打招呼，表示贺年的意

思。有的只淡淡地一笑，显得很不自在，好像搜肠刮肚也找不下一句话说。他刚刚在大家身边站了下来，青年们就像感到窒息一样的难受，挤眉弄眼地一哄而散了。霎时间，这块地方只剩下一个人——石头人儿一样的、靠着砖墙抽烟的孤独老头子王老五。

王老五，中年丧妻，无儿无女，命运把他折磨成了石头人儿。他终日沉默寡言，与世无争，虽然六十八九了，还是一天也不肯缺勤。自个儿养活自个，不管别人怎样剥夺，总能过得去。他无求于人，也就显得自贵了。他不仅没有用东西溜舔过任何人，连个讨好人的话也从来不会说。不论对谁，见了面只有万古不变的一句话：“吃了？”多会儿见了面也是这么个问法。

“吃了？”——这阵儿，王老五见到前任队长董明理，还是照老样子问了一句。在往日，明理对这类问话，只用一个“嗯”字就算作了回答。今天，他可谦虚了，他在“嗯”字后面，也跟着回敬了一句：“你也吃了？”

“蹲上一会儿吧，这边挺暖和的。”王老五破例地话长起来，请他一起在这边晒晒太阳。

王老五的话，使明理感到格外温暖。王老五这个老实本分的人，为什么今天突然对自己热乎起来了呢？也许是他看出自己下了台孤独苦闷，想向自己表示一点安慰的意思吧。平时，他只是把老汉当“石雕”，不当人看待的。现在，他倒觉得老汉是全村难选的大好人了。

明理看了一眼王老五那憨厚而悲苦的面容，蓦地一下，想到了另外一件事：前年秋天，有人告他说，队上的大青骡子半夜里挣脱缰绳，把场里摊放的谷穗吃了一大片。他一听说是王老五的饲养员，便怒发冲冠，立即宣布扣他一百个

工，以示惩罚。当时，包括队委们在内，谁都不敢说啥。临到年终分配的时候，有人觉得老汉白天黑夜喂牲口，只能挣三百个工，为这件小事就被扣了一百个工，未免太有点那个了，便悄悄地劝说他找找队长，烧香祷告，求个人情，看能不能不扣或者少扣。王老五低着头抽了半天烟说：“算啦，小气儿好忍，反正咱挣下的工要比扣了的多。咱不给队长添麻烦了。”这件事，不知怎么翻到了明理老婆的耳朵里，老婆便说：“凭良心，你不应该扣人家那么多工。快给人家补上算了。”明理说：“我堂堂的队长，已经喊出去了，还能随便更改？再说，王老五自己还不找我，用你闲操心？”这样，王老五的一百个工就扣下去了，直到明理下台，娃娃不哭娘不奶，也没有纠正。

这件事，明理现在想起来，觉得实在对不起老汉，感到阵阵内疚。难道老汉让他在这边蹲一会儿，就是要跟他算这笔旧账吗？自己已经无权了，该怎么给人家解决？他害怕了。他向老汉哼哈了两声，就一步不停留地朝前走去了。

明理心事重重，低头而行。似乎有人从他身边擦过，他也不大注意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来到了新任队长董开生家门前。一抬头，只见开生家院里人们进进出出，跟自己当队长那阵儿一样样的。——年轻人呀，你可要当心啊！

这时，他猛然看见拄着单拐的老朋友王诚朝这边走来。他以为王诚也要到新任队长董开生家去，连忙调转头，想回避一下。但是，没走两步，却被王诚亲切地叫了声“明理”，走不了啦。

明理显得很不自在。他笨拙地指指开生家的街门，问：“你，你是到那里去吗？”

“我对副业管理有点意见，本来想去放一炮，可这会儿

人多得像赶庙会，我过几天再去吧。”

“那你现在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就要去找你呀！”

明理定定地看了看王诚那紫紫色的面容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好半天，才喃喃自语地说：“我就知道，王诚不会把我忘了嘛……”

明理满心欢喜地把老朋友引回家里。一进门，他就亮着嗓门对老婆说：“快做饭，让王诚晌午就在咱这里吃。”老婆见王诚来了，也很高兴，连忙给王诚倒了杯热茶说：“还是你们自小的朋友久长。”王诚热情地跟她答着话，又掏出一大把糖蛋给肉娃的口袋里装。肉娃眨动着圆眼睛，连声叫道：“叔叔，拜年！叔叔，拜年！”顿时，屋子里出现了一阵儿欢乐气氛。

明理从里间屋拿了两个空瓶子出来，对王诚说：“你先坐着，我到供销社打点酒来。”

“你糊涂啦，今天上午供销社不开门。”王诚笑了笑，忽然变魔术似地从裤口袋里掏出一瓶二锅头说，“这是俺二姑姑从北京捎回来的。正牌货。”说罢，他把酒瓶盖用牙一启，果真酒香扑鼻。

明理的老婆忙打发孩子出院里去耍，又端出几盘现成的下酒菜，拿出酒盅和筷子，说：“他早晨刚喝了半瓶酒，可不要让他多喝了。”

王诚斟满了两杯酒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明理说：“这几年，年年正月你呀忙得很，我想请你也轮不上；现在，你消闲了，咱哥俩应该好好在一起喝两盅了。来，干！”

两人一碰杯，同时一饮而尽了。

明理一杯烈酒下肚，脸上泛起两朵红云，他长长地叹了

一口气说：“唉，你当世界上数什么难？数识人难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觉得像你这样的真朋友太少了。好多人都是前后晌看人，我恨透他们了！”接着，他就向王诚诉说起今天遇到的几件不顺心的事来。

明理说：“看那个灰皮刘二灰不灰，今天跑到我的门上要酒来了。”

王诚说：“人家的酒想要就要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明理说：“看那个白有义，我走出街上，他从门缝里看了看，又把头缩回去了。”

王诚说：“毫不奇怪。”

明理没有从王诚的嘴里讨到什么同情的言语，心里十分不解。他用充血的眼睛瞥了王诚一眼，又低下了头，两个鼻翼不住地翕动着。

王诚轻轻松松地呷了一口酒，用筷子夹着吃了两片牛肉，说：“你说不是吗？他们以前捧你敬你，并不是看见你人亲，而是看见你的权亲。权力本是大家给的，你却像卖枣糕一样，一刀刀地零卖给个人，把钱自己装了腰包。现在你既然没权了，人家还溜达你干什么？在台上你认不清这一点，现在该清楚了吧。不过，群众里头这种势利小人只是一部分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实人、正直人呢。”

王诚说到这里，明理立刻想起了石头人儿似的王老五。他喃喃自语地说：“是哩，像王老五，真是个好人。他那么不爱说话，今天人家还跟我多呱拉了两句，不小瞧人！……”

王诚又给他斟了一杯酒，说：“可是，这种人老是受人欺侮，老是吃亏受害。白有义那号人经常溜达你，你就处处照顾他。一还一报，两不吃亏。吃亏的还不是王老五这样的

老实人吗……”

王诚说起来刮肉剔骨不留情面，明理只听得脸上红一阵黑一阵，额上沁出了亮晶晶的汗珠。他把王诚给他斟下的酒一仰脖子喝了，又给王诚斟了一杯，给自己斟了一杯，然后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又喝了下去。

连着喝了几杯急酒，明理身子有点摇晃了，一下歪倒在王诚的腿上。看见了王诚那条难以复旧的断腿，他忍不住呜呜呜呜地哭起来……

“你咋啦？你咋啦？”王诚连忙把他搀扶起来。

明理却仍旧哭个不停。

明理老婆说：“你看，他醉成什么样儿了。”

王诚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看嘛，他倒是快醒了！……”

（原载《汾水》1980年10期）